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广济街现为东西向单行线

广济街：几度夕阳红

雍正《宁波府志》里的高萃人物传



办公的提督

网上有个热帖，名叫“有什么关于宁波的冷知识”。网友回答第一条是这么说的：“清代宁波府城内常驻的等级最高的官员不是宁绍道员，更不是宁波知府，而是浙江提督，秩从一品，全称‘浙江提督军务总兵官’，职能约相当于今省军区司令员。提署位于章耆巷和广济街之间，现在的宁波老年大学一带。”

此言不虚。提督，为武职官名，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。清朝初年，提督刚开始驻扎在省城；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移驻到宁波；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朝廷新设了水师提督一职，驻扎在宁波，而将原陆师提督府移到绍兴；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水师提督裁撤，陆师提督又回到宁波，同时也负责统领水师。

提督办公地的设定大约与宁波城市的战略地位有关。军政之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。清代方志记录“提督公署”布局甚详，《宁郡地輿图》也不敢轻视，对此处衙门画得很具体。辕门、大门、二门、甬道、大堂，各处匾联、御书，东西南北的配置，图文对照，大致能让人想见当年的布局。

风水轮流转，到这里办公的人也是走马灯似的换。《四明谈助》略微列举了几个曾在此任职的官员名字，对他们的政绩不无褒贬。清代初年，“提督”像是一个专门用来抚恤明季降臣的官职，《四明谈助》的作者徐兆昂对这些人可谓是极尽讽刺。有个叫田雄的，“以献主功授浙江提督”。徐兆昂二话不说，在他名字的词条后附了一则《田子惨死记》，描写之凄惨，令人心有戚戚。还有个叫张杰的，徐兆昂咬着牙讲他“以擒张苍水有功，别无善政”，据说全祖望看到他的像进了名宦祠，直接给扔到了泮池里，作为解恨。

而到清代中叶，提督府也出过好官。比如泉州人吴公升，旗人苍保。前者体恤下情，清俭自持；后者喜好读书、书法，虽居武职，而有儒臣风度。徐兆昂对这类人比较有好感，文字间总算笔下留情。

1985年，提督公署旧址建起宁波老年大学，成为我市老年人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之所，据说每学期入学名额均要靠抢。旧日辕门不再，绿树成荫，可以说是“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的写照。

搬来搬去的宅第

广济桥一带，旧日老宅很多。明清两代，不乏甬上的世家大族，在这里搬来搬去。史志上留名的就有高氏、黄氏、沈氏、万氏、董氏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高氏在广济桥这里的房子是他们的老家，广济街北面的章耆巷也有他家老房。明代晚期的时候，这家人搬到了县衙以南的新桥，出了一个名叫高斗枢大官，人称“高中丞”。于是他们的新家被叫做“高中丞第”，广济桥老家则称“高氏旧宅”，以示区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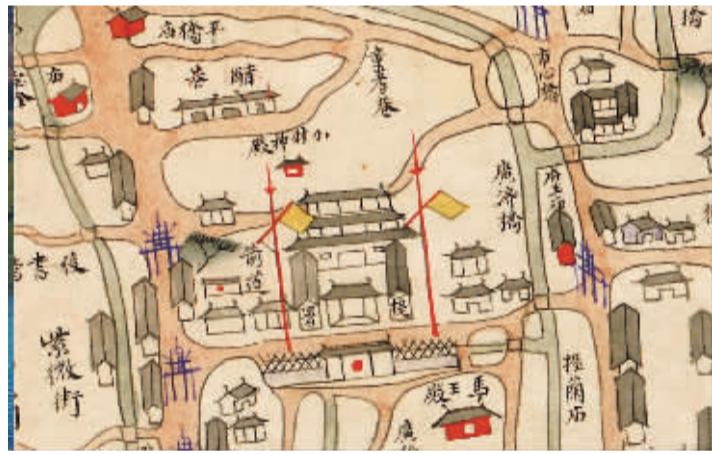
高氏老宅活跃过最厉害的人叫高萃，是万历年间的进士。高萃其人跟宁波当时的另一位名人名宦屠隆相差一岁，作为同朝为官的同乡人，互相熟识。在屠隆文集中，收录着写给高萃的信。屠隆在信里称赞他“怀人负义、揽华披秀”，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对其多有勉励。雍正《宁波府志》亦有高萃的人物传，不乏褒扬。说他出任肇庆知府时，知道兴利惠民，性格醇厚，并留下良好的家学，后来的高斗枢即是他的长孙。

高氏旧宅有后花园，古木依稀。入清之后，院子的所有权更迭，不过一直也是在当地文化人手里转悠。《四明谈助》说有个叫王仰山的人曾在这里清理池沼，修建长廊，便植花柳，与人觞咏其中，感一时之慨。

跟高家从广济桥搬走不同，黄家是从冷静街那边搬过来，移居广济桥西。黄家的房子一直到晚清都还存在。负责搬家的那一任是嘉靖年间的礼部侍郎黄宗明。这个人曾经跟王阳明讨论过学术，深得王阳明赏识。

做官的时候，黄宗明也算有想法的人。上书言事，往往能够切中时弊。比如他认为，任用官吏要给他们决断的权力，不能遥控指挥；要用成绩去考核一个人，而不能光求速度；还有，不能以一人之言、一事之失而怀疑或罢免官员，要给他们机会。

黄宗明最后，也是败在他的能说话、敢说话上。有一次，他因为反对“连坐”之政彻底惹恼了皇帝而被贬官，对他来讲，也算求仁得仁。



《宁郡地輿图》里的广济桥与提署相对位置。

广济街的过客

无论是以前的广济桥，还是现在的广济街，始终是宁波老城寸土寸金的核心地块。这里的房子就没有空下来过。

在用作提督公署之前，这处用房其实是沈家老宅，住过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，大学士沈一贯。比起前文提到的那些勉强能算尽心履职的官员，沈一贯是完全另一个路子。

他是万历年间三大“布衣诗人”沈明臣的从子，官至内阁首辅大臣，权力直入中枢。对他这样的角色，功过是非往往非三言两语所能定论。在沈一贯漫长的执政生涯中，参与的事情太多，介入也深。他的一些做法曾被史书肯定，比如，当时朝上为册立太子一事吵吵嚷嚷已十余年，沈一贯力荐皇帝先行册立，而后再为其举行冠、婚之礼，“以固国本”，把事情理顺了一下；也有人说他留下了烂摊子，沈一贯当朝十余年，一手拉起一个“浙党”，羽翼丰满，到后来朝廷凡事

只讲党派不论公理，阻碍了朝政的清明。

与黄家从冷静街搬到广济桥相反，沈家是从广济桥搬到冷静街。后者称“沈相国第二府”。据载，沈相国在南城有“畅园”，全祖望有《沈相公畅园诗》，最后说“风骚今雨散，蔓草满城根”。全祖望写诗的时候，距离沈一贯去世也不过百年而已。

广济桥还住过万家的人，就在沈一贯家的西边隔壁。万家的屋子后来做了提署的箭厅。万家也是一个在城里搬来搬去的家族。住在广济桥的万邦孚人称“万总兵”，本人名声可能不显，但他的儿子万泰，及万泰的八个儿子都很牛，万斯选、万斯大、万斯同以及万经，都是这一支的后人。

今天，广济街老宅尽皆不在。除了标志性的老年大学，这里现有一所广济中心小学，人来人往白发童颜，改换了往昔天地。 记者 顾嘉懿 文/摄